

华尔街之狼

〔美〕乔丹·贝尔福特◎著

苏鸿雁◎译

电影
珍藏版

华尔街罪恶天才与巴巴的
超级暗战

金钱、贪婪、罪恶和救赎
共铸的震撼大戏

THE WOLF
OF
WALL STREET



中信出版社·CHINACITICPRESS

华尔街之狼

电影
珍藏版

[美] 乔丹·贝尔福特 著
苏鸿雁 译

THE WOLF
OF
WALL STREET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华尔街之狼 / (美) 贝尔福特 (Belfort, J.) 著; 苏鸿雁译. —2 版. —北京: 中信出版社, 2014.1

书名原文: The Wolf of Wall Street

ISBN 978-7-5086-4355-7

I. ①华… II. ①贝… ②苏… III. 自传体小说-美国-现代 IV. 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3) 第 276300 号

Copyright © 2007 by Jordan Belfort.

This translation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The Bantam Dell Publishing Group, a division of Random House, Inc.

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© 2014 by China CITIC Press.

All RIGHTS RESERVED.

本书仅限中国大陆地区发行销售

华尔街之狼

著 者: [美] 乔丹·贝尔福特

译 者: 苏鸿雁

策划推广: 中信出版社 (China CITIC Press)

出版发行: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

(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 4 号富盛大厦 2 座 邮编 100029)

(CITIC Publishing Group)

承 印 者: 北京诚信伟业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: 787mm×1092mm 1/16

印 张: 25

版 次: 2014 年 1 月第 2 版

京权图字: 01-2013-6373

书 号: ISBN 978-7-5086-4355-7 / I · 470

定 价: 45.00 元

插 图: 梁冬冬

字 数: 438 千字

印 次: 201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广告经营许可证: 京朝工商广字第 8087 号

版权所有·侵权必究

凡购本社图书, 如有缺页、倒页、脱页, 由发行公司负责退换。

服务热线: 010-84849555 服务传真: 010-84849000

投稿邮箱: author@citicpub.com



THE WOLF OF WALL STREET

序言

懵懂少年初入市

1987年5月1日

“在这里，你连渣滓都不如。”我的新老板带着我首次走入了罗斯柴尔德公司的证券交易室，他边走边说，“乔丹，你对我的话有意见吗？”

“没有。”我回答道。

“没有就好，因为这就是你现在所处的位置。”他继续往前走。

罗斯柴尔德所在写字楼高达41层，矗立于曼哈顿充满传奇色彩的第五大道上，公司位于23层。此刻，我们仿佛身处迷宫，在数不清的棕色桃花心木办公桌和黑色电话线中穿行。证券交易室很宽敞，但却给人一种很强的压迫感，到处都是办公桌、电话、电脑显示器，而且还坐着不少令人厌恶的雅皮士——总共有70个。他们都脱掉了西装外套，此刻——上午9点20分——他们正倚靠在座椅上，边看《华尔街日报》，边暗自得意，庆幸自己年纪轻轻就当上了“宇宙的主人”。

成为“宇宙的主人”，这看似是一个极崇高的追求，当我身穿廉价的蓝色西装和土里土气的鞋子从这些“宇宙主人”身边经过时，我发现自己竟然希望成为他们中的一员，但是我的新老板马上就提醒了我——我现在还不是。“你的工作，”他看了看我廉价西装翻领上的品牌，“哦，乔丹·贝尔福特，你的工作就是接线员。也就是说，你每天要拨500次电话，努力让对方的秘书把电话转进去。你不需要推销、推荐或创造出什么来，只需让公司老板接电话。”他停了一下，随后又吐了几口痰。“如果真能让哪个老板接上电话，你要说的就是，‘某某先生，您好！斯科特将与您通话’，这时你把电话转给我，然后接着拨下一个电话。你应该能应付过来吧，或者，你会不会觉

得这对你来说太复杂了？”

“不不不，我能应付得来。”我信心满满地回答道，与此同时，一种惊恐感如海啸般迎面袭来，让我透不过气来。罗斯柴尔德培训项目为期6个月，这6个月将会很残酷、很难熬。这段时间里，我不得不任由像斯科特这样从地狱最底层冒出来的痞子肆意摆布了。

从眼角偷偷地瞄了他几眼，我迅速得出了一个结论：斯科特长得就像一条金鱼——棕色的眼球往外突着，嘴唇粉嘟嘟的。他30出头，高个儿、秃头、瘦脸、脸色苍白，仅剩的一头头发让脑袋看起来就像是一个烂掉的橘子。他打着一个领结，这让他看起来很滑稽。

“好，”这条卑鄙的“金鱼”说，“现在我来说一下基本规定。你没有休息时间，没有私人电话，没有病假，不可以迟到，不可以躲起来偷懒。你只有30分钟的午餐时间。”他停顿了一下说，“你最好给我准时回来，你要是做砸了，可有50个人等着抢你这个饭碗。”

他继续边走边说，我则紧随其后，亦步亦趋，并被灰色显示器上不断滚动的成千上万个橙色股票报价给吸引住了。交易室的最前方有一堵厚玻璃幕墙，正对着曼哈顿的市中心。由正前方就可以看到帝国大厦，它高耸入云，俯视万物。这绝对是令人侧目的壮丽景观，一个值得我向“宇宙年轻的主人”迈进的景观。而此时此刻，这个目标对我而言几乎遥不可及。

“跟你说实话吧，”斯科特唾沫四溅，“我认为你并不适合这份工作。你看起来像个小孩子，华尔街可不是小孩子玩的地方，这里可是杀手云集之地，是个唯利是图的商战之地。这样说来，我不是这里负责招聘的人也算是你的运气了。”语毕，他嘲讽般大笑了几声。

我咬了咬嘴唇，一言未发。那是1987年，像斯科特这样的痞子似乎操控了世界。华尔街正处于极为火爆的牛市状态，百万富翁纷纷新鲜出炉，多如牛毛，毫不稀奇。那时的钱根本就不值钱。一个名叫迈克尔·米尔肯的家伙发明了“垃圾债券”，改变了美国公司的经营方式。这是一个贪欲不设限的年代，是一个过度追逐财富的年代，是一个属于雅皮士们的年代。

走到他的办公桌前，我的“雅皮士克星”转向我说：“乔丹，我再说一遍，记住你的身份，你现在连电话直销人员都不是，你只是个接线员。”说到“接线员”三个字

时，他的语气里充满了不屑。“直到你通过了第7级，否则，接线就是你的全部工作。这就是为什么说你连渣滓都不如。我这么说你有意见吗？”

“当然没有，”我回答道，“这份工作很适合我，因为我的的确确连渣滓都不如。”我无所谓地耸了耸肩。

和斯科特不同的是，我长得可不像金鱼，当他盯着我，试图从我脸上搜索到一丝嘲讽时，这一点就足够让我自豪的了。我个头不高，24岁还是一副稚气未脱的样子。而这样一张“娃娃脸”，除非有相应的证明，否则连酒吧都很难进。我有一头浓密的浅棕色头发、光滑的橄榄色皮肤和一双蓝色的大眼睛，整体上看来还算不赖。

但是，当我告诉斯科特我都觉得自己渣滓不如时，我并不是在对他撒谎。毕竟这是事实。我的首次创业刚刚遭遇了失败，我的自尊心亦受到重创。我刚刚对肉类和海产品行业进行了一次不明智的投资，而等到一切完蛋时，我发现自己像蠢驴一般，手上竟然有26份卡租车租约——所有这些都以我个人的名义进行了担保，现在全部都违约了。由此，各大银行都在向我追债，其中美国运通一个很凶悍的女人——长着胡子，体重达300磅——甚至私下威胁我，如果我不还款，她会狠狠地教训我一顿。我也考虑过更换电话号码，但我电话费欠得太多，NYNEX电话公司也对我穷追不舍。

斯科特让我坐在他旁边的位子上，并说了几句鼓励的话。“往好的方面想想，”他说，“如果奇迹出现了，你没有因为懒惰、愚蠢、傲慢或做事拖拖拉拉而被炒鱿鱼的话，那有一天你说不定还真能当上股票经纪人呢。你知道，去年我赚了30多万美元，你的另一个老板，那个家伙赚了100多万。”

100多万？我在想，这“另一个家伙”得是怎样一个浑蛋啊。我的心一沉，问道：“另一个家伙是谁？”

“为什么要问？”我的痞子折磨者问，“这跟你有什么关系？”

我的天！我心想，你这个傻子，人家不问你，哪儿有你发言的份儿。这有点像在海军当兵的感觉。直觉告诉我，这个浑蛋最喜欢的电影肯定是《军官与绅士》，而他现在就把自己当成了电影里面的小路易斯·格赛特——假装自己是一位军校教官，负责训练尚不合格的海军士兵。但这些想法我只能藏在心里，嘴上却说着：“呃，没什么，我只是，呃，有点好奇罢了。”

“他叫马克·汉纳，你很快就会见到他。”他边说边递给我一叠索引卡，每一张上面都列有一位富有商人的姓名和电话号码。“微笑，拨电话。”他命令道，“12点前你

的脑袋不许给我抬起来。”接着，他坐到了自己的办公桌前，随手拿起一份《华尔街日报》，把脚跷到了桌子上（脚上穿着一双黑色的鳄鱼正装皮鞋），开始看了起来。

我正要拿起电话，这时，我感觉到一只很有力的手搭在了我的肩膀上。我抬起头，只瞄了一眼就知道他就是马克·汉纳。他浑身散发着成功人士的气息，像是一个真正的“宇宙主人”。他身材高大、健硕，肌肉很发达。一头乌黑的头发，眼睛大而有神，脸上有零星星的痤疮疤痕。他很英俊，散发着格林尼治村的上流气息，充满着魅力。

“乔丹？”他说，语调出奇的舒缓。

“是的，我就是乔丹。”我回答道，说话的语调可以想象，“一级渣滓，随时候命！”

他温和地笑了，价值2000美元的灰色条纹西装的垫肩在笑声中起起落落。接着，他故意提高了音量，说：“噢，我看出来了，那个乡下浑蛋已经给你下完第一服毒药了。”他用头朝斯科特那边示意着。

我轻轻地点了下头。他朝我眨了眨眼，“不用担心，我是这里的高级经纪人，他只是个毫无价值的小跟班罢了。所以，他之前说过什么，以后会说些什么，通通都不在意。”

我试着不往斯科特那边看，可还是没忍住，他当时嘴里正在咕哝着：“该死的汉纳！”

但马克没有回击，只是耸耸肩，绕着我的桌子走，庞大的身躯把斯科特和我隔开了。他说：“不要让他找你的麻烦。我听说你是个一流的销售员。从现在起，一年之后，那个白痴会转过来拍你马屁的。”

我笑了笑，既自豪又尴尬。“谁告诉你我是个很棒的销售员？”

“史蒂芬·施瓦茨，那个把你招进来的人。他说面试时你在竭力向他推销股票。”马克大笑，“他对你印象很深，并告诉我要多留意你。”

“噢，是的，我担心他不招我进来。当时面试的有20个人，所以我觉得我最好做点大胆的事，你知道，这样才能留下印象。”我耸了耸肩，“他告诉我要稍微收敛一点。”

马克笑了。“是的，但也别收敛得太多。这个行业压力大是正常现象。股票不是靠人们主动去买，而是靠我们努力去卖。永远要牢记这一点。”他停顿了一下，小声说，“不管怎样，那边那位浑球先生有句话是说对了：接线员这工作的确很恶心。我曾做过7个月，每天都恨不得杀了自己。由此，我得传授给你一个小窍门”——他降低音量，一副神秘兮兮的样子——“你只需假装在拨号，尽可能去偷懒。”他笑着眨了眨眼，然

后又恢复到了正常音量。“别误会我的意思。我希望你尽可能多接通一些电话，因为我要靠这些电话赚钱，但我可不希望你累到吐血。”他又眨了下眼，“所以要多休息几次，去去洗手间，如果憋不住了就去打打飞机。我就是这么干的，这对我可是极其有效。我猜，你也喜欢打飞机的，对吧？”

这个问题让我一时有点措手不及，但我后来知道，华尔街的交易室可不是什么文雅幽默的地方。“狗屎”、“操”、“王八蛋”、“屌”这些词儿和“是的”、“不”、“或许”、“请”一样常见。我说，“是的，我，呃，喜欢打飞机。我是说，有哪个男人不喜欢呢，对吧？”

他点了点头，几乎大松了一口气。“好，这太好了。这可是关键所在。此外，我还要强烈推荐毒品，尤其是可卡因，因为它可以让你拨号拨得更为迅速，反正这招儿对我挺有效的。”他停了一下，似乎是在脑子里搜索更多的诀窍，但一下子“短路了”。“好吧，先就讲这么多。”他说，“我现在能传授给你的就这么多。新手，你会干得很棒。总有一天，你会回过头来看这段日子，而且会笑出声来，这一点我敢保证。”他又笑了笑，然后在他的电话前坐了下来。

过了一会儿，蜂鸣器响了，股市开盘了。我看了看天美时表——这是上周我在彭尼百货花了14美元买来的——刚好9点半，那天是1987年5月1日，我在华尔街的第一天。

紧接着，扩音器里传来了罗斯柴尔德公司销售经理史蒂芬·施瓦茨的声音。“先生们，今天上午期货看起来很强劲，来自东京的买盘很多。”史蒂芬年仅38岁，但去年他竟赚到了200多万美元（又是一位“宇宙主人”）。“我们认为股市开盘就能上升10个点，”他补充说，“所以，马上抓起电话，行动起来吧！”

话音刚落，交易室里立刻一片混乱。一双双脚飞速从桌子上消失，《华尔街日报》也立即被扔进了废纸篓，大家一个个把袖子捋起来，相继抓起电话开始拨号。我也拿起了自己的电话开始拨打。

几分钟后，所有人都着急地走来走去，疯狂地打着手势，对着黑色话筒大声喊叫，整个交易室变成了一片咆哮的海洋。这是我第一次听到华尔街交易室的咆哮声，听起来就像一群乌合之众在狂吼。这一声音我永远都不会忘记，这一声音也就此改变了我的生命。这是一种被贪婪与野心包围着的年轻人们发出的声音，他们正竭尽所能，大声向全美富有的商人做推销。

“Miniscribe在这儿可是非常有名。”一个胖嘟嘟的痞子对着电话大叫着。他当时28岁，喜欢吸食可卡因，年收入60万美元。“你在西弗吉尼亚州的经纪人？噢，上帝！他可能很会挑选煤炭开采方面的股票，但现在都80年代了。80年代游戏的名字叫高科技！”

“我拿到了5万股在7月份到期的50天债券！”隔我两张桌子的经纪人在喊。

“他们现在手头上没钱！”另一位经纪人在吼。

“我可不是仅靠一项交易来致富的。”一位经纪人对他的客户发誓说。

“你在开什么玩笑？”斯科特对着耳机喊，“就我赚的这点佣金，和公司、政府分完后，剩下的都不够给我的狗买狗粮的！”

不时会有经纪人在胜利中挂上电话，然后填写一张购买单，走到附加于支撑柱的气送管系统前，将购买单塞入一个玻璃管，然后看着它被吸到顶端，在那儿，这张单子将被送达大楼另一端的交易桌上，然后再改道送往纽约证券交易所执行。由此，交易室吊顶特意调低了，以便为气送管系统腾出地方，难怪空间会这么压抑了。

到10点时，马克·汉纳已经往支撑柱那儿走了3次，现在，他又要达成一桩交易了。电话中，他的语气是那么平缓、柔和，我都有点儿听糊涂了。他明明是在剜客户的心头肉，但语气听起来却像是在跟客户道歉似的。“先生，请听我说，”马克对一位《财富》500强公司的董事会主席说，“我很引以为傲的一点是，我找到了这些问题的根源。我的目标是，不仅要引导您购进，也要引导您售出。”他的语调是那样的柔和、低沉，几乎都有催眠效果了。“我希望能够长期为您、您的企业和您的家庭创造价值。”

两分钟后，马克又站到了气送管系统前，下了一个“购买25万美元微软股票”的指令。我此前从未听说过微软，但听起来是家很不错的公司。不管怎样，马克这一笔交易拿到了3000美元佣金，而我则有7美元入账。

到12点时，我已经头晕眼花、饥肠辘辘、汗流浹背了，但是，我被这一切深深地迷住了。巨大的咆哮声穿透了我的五脏六腑，并与身体的每个部分产生了共振。我知道，我能胜任这份工作；我知道，我能像马克·汉纳那样做得很好，甚至比他做得更好；我知道，我一定会如鱼得水、游刃有余。

我并没有乘大楼电梯去大堂，在那儿花上3.5美元买两个福兰克福香肠和一杯可

乐，而是不知不觉上了顶层，站到了马克·汉纳旁边，这让我自己都吃了一惊。我们的目的地是位于办公楼41层的五星级餐厅——“Top of the Sixes”，这里是精英们就餐的地方，在这儿，这些“宇宙主人”可以喝喝马提尼，聊聊战争故事。

我们步入餐厅，餐厅领班路易斯就冲了过来，用力握着马克的手，对他说，能在这样一个美丽的周一下午见到他简直太棒了。马克悄悄塞给他50美元，这让我眼馋得不行。路易斯把我们带到一张位于角落的餐桌前，在这儿可以俯瞰曼哈顿上西城和华盛顿大桥的美景。

马克面带微笑地对路易斯说：“路易斯，给我们来两杯马提尼，不加冰。”他看了看厚重的劳力士金表，“7分半钟后再给我们来两杯，之后每5分钟来两杯，直到我们两人中有一个倒下为止。”

路易斯点点头，“没问题，汉纳先生。这是个很棒的战略。”

我笑着看看马克，以充满歉意的口吻说：“对不起，但是，我，呃，我不喝酒。”然后我转向路易斯说：“请给我一杯可乐，这就可以了。”

路易斯和马克交换了下眼神，好像我刚刚犯了什么罪似的。但马克只说了一句：“这是他在华尔街的第一天，给他点儿时间。”

路易斯抿了抿嘴，用力点了点头说：“这完全可以理解。”然后对我说：“不要害怕，很快你就会成为一个瘾君子了。”

马克赞同地点点头，“路易斯，说得很好，但还是给他来一杯马提尼，说不定他等会儿就改变主意了。实在不行我就自己喝了。”

“这棒极了，汉纳先生，您和您的朋友今天是否进餐，还是只喝酒？”

我心想，靠，路易斯这问的是哪门子话，这问题也太荒谬了，要知道这可是午餐时间。但让我吃惊的是，马克告诉路易斯说，他今天不进餐，只有我要吃，由此，路易斯给我递了份菜单，然后去给我们拿酒和可乐了。过了一会儿，我终于弄明白为什么马克不吃午餐了——他把手伸进了西装外套的口袋里，拿出一个小瓶子，拧下瓶盖，伸进一个小勺子。他挖出一小勺闪闪发光、最具威力的食欲抑制物——可卡因，然后放入右鼻孔中深深地吸了一口。之后，他不断重复着这个过程，然后又换到了左鼻孔。

我惊呆了。这简直难以置信！竟然就坐在这家餐厅里吸毒！而且坐在这群“宇宙主人”中间！我用眼角的余光扫视了一下餐厅，看别人有没有注意到。很显然，一个人都没有，现在回头想想，我敢肯定他们根本就不会在乎。他们都忙着享用伏特加、苏格

兰威士忌、杜松子酒、波旁，或者是用他们疯狂增长的财富购买的各种危险的毒品。

“你来试试，”马克把可卡因瓶子递给了我，“这是进入华尔街的真正门票——可卡因和妓女。”

妓女？这又让我吃了一惊。我是说，我从来没找过妓女。此外，我当时深爱着一个女孩儿，并想娶她为妻。她叫丹妮斯，一个外在美与内在美兼具的女孩子。要我背叛她那是根本不可能的事。说到可卡因，嗯，在大学派对上我曾尝试过，但那已是几年前的事了，而且除了大麻，别的我都没碰过。“噢，不，谢谢，”我有点尴尬地说，“我吸不来这个。它会让我，呃，抓狂。比如，让我无法入睡或吃饭，而且，呃，我会开始焦虑。这个对我来说真的很糟糕，很邪恶。”

“没问题，”他边说着边又从瓶里拿出一点，“但我敢保证，可卡因肯定能帮你顺利度过在这里的每一天！”他摇摇头，耸了耸肩说，“当一名股票经纪人真他妈的没劲透了！我是说，不要误会我的意思：这工作赚的钱不少，什么都不错，可就是有一点，你不是在创造事物，你什么都没有创造出来。所以时间久了，这工作就变得无聊透顶了。”他停了一下，似乎在搜寻合适的词。“事实上，我们不过是些蹩脚的推销人员。没人知道哪些股票会涨！我们只是往板上扔飞镖，你知道，就是碰运气。你很快就会发现这些了。”

接下来，我们聊了聊各自的出身。马克在布鲁克林的贝瑞吉长大，据我所知，那个地方环境非常差。“不管你做什么，”他打趣说，“都不要和贝瑞吉的姑娘约会。她们全他妈的是疯女人。”接着，他又从可卡因瓶中挖出一勺，补充说，“最后一个跟我约会的女孩子竟他妈的在我睡着时用铅笔捅我！你能想象吗？”

这时，一位身穿燕尾服的侍者走了过来，把我们的饮品摆在桌上。马克举起了他20美元一杯的马提尼，我举起了8美元一杯的可乐，马克说：“预祝道琼斯可以直冲至5000点！”我们碰了碰杯。“预祝你在华尔街事业有成！”他补充道，“预祝你在这个行业里发大财，并且在这个过程中仅保留住一小部分灵魂就够了！”我们都笑了笑，然后举杯干了。

在那一刻，如果有人告诉我，不到几年时间，我就会拥有眼前这家餐厅，而马克·汉纳，以及罗斯柴尔德公司其他半数经纪人都会为我效力，我肯定会说这些人是疯子。如果有人告诉我，将来我会坐在这家餐厅的吧台吸入一撮撮可卡因，而一群高级妓女则以崇拜的目光仰视着我，那么我肯定会说，他们都他妈的丧失理智了。

但这仅仅是开始，在那一刻，发生了很多与我毫不相关的事，这一切皆源于一个名为“投资组合保险”——电脑驱动股票套利战略——的出现，它最终使欣欣向荣的牛市画上了一个句号，仅一天时间就令道琼斯指数狂跌 508 点。此后接连发生的事不可想象。华尔街停业了一段时间，罗斯柴尔德的投资金融公司也被迫关门。之后，股市陷入了疯狂。

现在，我所要呈现给你的是这一疯狂局势的重建过程——极具讽刺意味的重建——这也将成为华尔街历史上最狂野的历程之一。这段历程，我将以当时盘旋在我脑海中的真实声音来呈现。这是一种充满讽刺意味的声音，一种油腔滑调的声音，一种以自我为主的声音，一种充满鄙视的声音。正是这一声音让我为纵情享乐的生活不停地找借口，正是这一声音让我去坑害他人，操控他们，影响了美国整整一代人，让他们陷入了混乱与疯狂之中。

我在纽约昆士区贝赛的一个中产阶层家庭长大，在家中，像“nigger”（黑鬼，对黑人的侮辱性称呼）、“prick”（美籍西班牙人）、“wop”（美国的南欧移民，尤指意大利人，用作对意大利人蔑视的字眼）、“chinc”（对亚洲人的侮辱性称呼）被认为是最脏的词，是无论何时都不可以讲的。在家里，任何一种偏见都会遭到父母的强烈反对，在他们看来，偏见是低级、未开化的人才会有的心态。我也总是这样认为的，无论是孩提时代还是青少年时期，即便到了疯狂期我依然这样认为。但是，这样的脏话却总是那么顺畅地就从我嘴里冒了出来，尤其是陷入疯狂状态的那段时期。当然，我也会为这一点找借口——我告诉自己，这是华尔街，在华尔街上可没有时间来装模作样地玩幽默或讲些场面话。

为什么我要告诉你们这些？我讲这些是因为，我希望你们知道我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，更重要的是，让你们知道我不是个什么样的人。我讲这些是因为，我自己有两个孩子，总有一天，我有太多的东西需要向他们解释。我要向他们解释，他们可爱的父亲——现在可以开车带他们去看橄榄球赛，参加他们的家长会，周五晚上待在家里，给他们现学现做恺撒沙拉的父亲，曾经竟然是一个如此卑鄙的人。

但我真诚地希望，我的生活经历可为大家带来警戒——不管是穷人还是富人，为那些每天依赖毒品生活的人，为那些正在考虑滥用上帝所赋予你的天赋的人，为那些选择天平另一端、决定过上纵欲生活的人，为那些认为成为一位人尽皆知的“华尔街之狼”一定过着光鲜生活的人，带来些许警戒与反思。



THE WOLF OF WALL STREET

目录

序言 懵懂少年初入市 /V

第一部 少年“英雄”

- 第1章 披着羊皮的狼 /003
- 第2章 贝瑞吉的女公爵 /009
- 第3章 春光大泄 /019
- 第4章 新教上流社会的天堂 /025
- 第5章 Stratton的秘密公式 /028
- 第6章 冻晕证券监管人 /040
- 第7章 小题大做 /050
- 第8章 笨鞋匠 /058
- 第9章 合理的推诿 /067
- 第10章 一场胜负已定的战争 /070

第二部 人面兽心

- 第11章 代理人的国度 /081
- 第12章 不祥的预兆 /091
- 第13章 洗钱入门 /095
- 第14章 国际困扰 /104
- 第15章 忏悔者 /112
- 第16章 故态复萌 /123

- 第 17 章 造假大师 /126
- 第 18 章 寻找替罪羊 /138
- 第 19 章 最佳“运钱骡” /147
- 第 20 章 薄弱的一环 /153

第三部 瘾君子

- 第 21 章 形式大过实质 /163
- 第 22 章 在另类宇宙享用午餐 /172
- 第 23 章 走钢索的人 /182
- 第 24 章 薪火相传 /190
- 第 25 章 真品中的真品 /203
- 第 26 章 死无对证 /219
- 第 27 章 好人不长命 /232
- 第 28 章 逝者不朽 /245
- 第 29 章 疯狂补救 /248

第四部 终极救赎

- 第 30 章 新的家庭成员 /261
- 第 31 章 为人父母的喜悦 /265
- 第 32 章 从大悲到大喜 /274
- 第 33 章 暂时的解脱 /282
- 第 34 章 疯狂之旅 /288
- 第 35 章 风暴前的风暴 /303
- 第 36 章 雪上加霜 /316
- 第 37 章 监狱，精神病院，死亡 /325
- 第 38 章 塔尔博特的火星入 /342
- 第 39 章 恢复正常 /367

- 后记 背叛者 /383



THE WOLF OF WALL STREET

第一部 少年“英雄”

我感觉自己就像是个扭曲的游戏理论家，把每天最好的时光用来沉思——考虑所有的举措、对策和相应的后果。这等于是对我的生活征收情感税，漫长的5年过后，它似乎正在攫取着我生活中最棒的部分。事实上，我的思绪唯一保持安静的时候要么是吸毒变得很兴奋，要么就是和性感的女公爵享受鱼水之欢时。

6年后

股市很快陷入了疯狂状态，到1993年冬，我已经有了这种奇怪的感觉：在尚未成为时尚新潮的现实生活秀节目中，我俨然成了剧中的主角。我的现实生活秀名曰“有钱人和生活紊乱者的生活方式”，而一天天下来，我的紊乱程度有增无减，不断升级。

我创立了一家名为“Stratton Oakmont”的证券经纪公司，现在是华尔街历史上最大的经纪公司之一，也是迄今为止最疯狂的一家经纪公司。华尔街上传着这样一句话：乔丹·贝尔福特一心求死，30岁前他就会把自己送进坟墓。但我知道，这不过是无聊的传言，因为我当时刚过31岁，我仍活着，而且还活蹦乱跳的。

在这个特殊时刻——12月中旬一个周三早上——我坐在了自己的双发动机贝尔喷气式飞机的操纵台后面，准备由曼哈顿中城30号大街的直升机场前往我在长岛老布鲁克维尔的家，我已经服下足够多的毒品，足以让我保持镇静。

下午，刚过3点，我们正在长岛小颈湾西岸上方以120海里/小时的速度飞行着。我还记得当时我心里在想，我竟然能直线飞行，同时还能欣赏两旁的风景，这简直太不可思议了！这时，我突然开始头晕目眩，紧接着，飞机迅速向下方俯冲，我都能看到海湾里深色的海水朝着我呼啸而来。飞机主旋翼出现了可怕的振动，副驾驶员惊恐的声音从我的耳机中传来，“我的上帝！老板，赶快上拉！上拉！我们快要坠毁了！他妈的！”

之后，飞机又恢复了平稳飞行。

副驾驶员是我忠心耿耿、值得信赖的马克·艾略特机长，他身着白色制服，坐在自己的操纵台前。但他始终严格遵守着我的命令，即他不可以碰操作系统，除非我晕过去，或者面临着马上坠毁的危险才行。现在，他接着来驾驶，这或许是当时最好的选择。